

墨香记

文/图 本报记者 张承斌

初春时节，聊城古运河畔的崇贤桥边，一位白发老者正驻足凝望。他时而抚摸桥栏上的龙凤纹饰，时而低头记录。尽管春寒料峭，老人眼神却格外坚毅。他就是刘洪山，一位年逾九旬的聊城文史爱好者。从与文史毫不沾边的企业管理者，到深耕地方文史二十余载的“活字典”，他用脚步丈量古城街巷，用笔墨留存岁月记忆，在多个领域结出累累硕果，书写了一段老有所为、痴心护文的动人篇章。

缘起族谱 七旬跨界叩开文史之门

刘洪山的历史研究之路，始于一份愧疚与执念，更像是一场“意外之遇”。他是明初镇国将军刘通的后人，祖上流传的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在“文革”期间遗失，成为他心中多年的遗憾。退休后，他曾协助孩子打理企业。70岁时，他才有时间弥补这份遗憾，决心重修本家族谱。

为读懂古籍史料，他先后购置《二十五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续资治通鉴》《明通鉴》以及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等典籍潜心研读。刘洪山坦言，自己不抽烟、很少喝酒，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，尤其钟情文史类书籍。年轻时到外地出差，第一件事便是赶往当地的书店买书。在他家中，好几个书橱堆满了各类藏书，种类丰富、数量可观，尤以史学典籍居多，这些藏书既是他的精神食粮，也是他研究路上的重要伙伴。但他仍觉不足，又前往聊大图书馆特藏阅览室研读古籍，精读《明实录》等珍贵文献，摘抄了大量与东昌府相关的资料。

为拓展资料来源，彼时年近七旬的他借助孙辈的《信息技术》课本自学电脑操作，从网络上研读《清实录》《四库全书》及多地地方志等珍稀文献。如今，九旬高龄的他每天坚持用电脑撰写文章，熟练掌握 Word 办公软件的操作方法，处理各类文图。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这句话，在他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。历经数年艰辛，他理顺了分布于聊城辖区内外 10 个村的刘氏族谱世系，增补先祖史料，最终以 550 页的篇幅印竣《重修东郡刘氏族谱》，圆了多年的心愿。

修谱与研读古籍的过程中，刘洪山意外发现乾隆版、嘉庆版《东昌府志》以及新版地区志、市志等，将东昌卫的设置时间、光岳楼建造者陈鏞的官职印错了。他当即撰写文稿，并送到了聊城市社科联，相关负责人看完文稿后大加赞赏，随即领他到《聊城百科全书》编辑室，邀请他参与古代卷的审稿工作。此后，他又受邀审核《东昌望族》书稿，并被增补为编委和特邀顾问。也正因这两次重要的审稿经历，越来越多的报纸、杂志和书籍向他约稿，刘洪山就这样不知不觉踏入地方史研究之门。



刘洪山在查阅资料

深耕细研 多维成果守护古城文脉

在刘洪山看来，研究文史容不得半点马虎，“一个细节往往需要查阅很多史料才能佐证，如果不下功夫，写出来的东西就经不起推敲，会被人笑话。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，贯穿了他 20 余年的文史研究之路。

修谱与审稿的经历，让刘洪山意识到聊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许多珍贵记忆正逐渐湮没。前几年，恰逢古城保护与开发启动，闸口东侧小东关街的 10 余条古街巷面临拆迁，这些延续多年的街巷承载着古城的烟火气息。为留住这份记忆，他牵头绘制小东关城区图，又邀请年长他 10 岁、熟悉古城格局的舅舅蒋峻峰，他们骑着三轮车逐条街巷核实，历时一年半，几易其稿，完成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聊城街市古建筑示意图》，详细标注出“冤枉胡同”“江西会馆”等已消失的古迹遗址，并撰写两万余字忆述文字，系统展现古城作为军事重镇、阳明学传播中心的历史风貌。

刘洪山的研究从未局限于单一领域，而是横跨族谱修撰、古城考证、民俗挖掘、红色史料整理等多个方向，成果丰硕。在历史考证方面，他不仅勘正东昌卫设置时间、陈鏞官职两处关键误述，还厘清“明四门”的名称演变，详解春熙门（东城门）从“春风和煦”到“东迎日出”的寓意变迁；深挖七贤祠七位贤人的生平背景，揭示其尊崇王守仁“心学”的学术脉络，为七贤堂复建提供重要史料支撑；系统梳理许氏家族“八世科第、九代恩光”的家族荣光，还原明清聊城望族的兴衰轨迹。

在民俗领域，他详细记录了聊城的过年习俗，从腊月廿三祭灶神、除夕贴对联接祖宗，到正月初二送祖归陵、串亲拜年，完整呈现传统年俗的文化内涵；回忆了上世纪聊城百姓的生活图景，从“土裤子”的制作使用、纺棉织布的完整流程，到大襟棉袄、甩裆棉裤的穿戴习俗，为近现代民俗研究留下鲜活素材。在红色史料挖掘

中，他从族谱研究中发现抗日烈士刘兴华的名字，通过走访烈士亲属，还原其在 1943 年为抗日慷慨就义、其父刘曰义舍子救国的壮烈事迹，让这段险些湮没的英雄往事得以流传。此外，他还核实出黄埔军校聊城籍学生以及任教教职员的详细信息，为聊城红色教育提供宝贵资料。

老骥伏枥 九旬高龄续写传承新篇

年逾八旬时，刘洪山仍未停下研究的脚步。他参与《东昌望族》等书籍的编写与审核，为老家开发区北城街道柯针寨村修撰村史，其研究成果先后刊登于《聊城日报》《聊城宣传》《聊城文史》等，得到史学界广泛认可。作为古城文化建设专家顾问团顾问，他积极为卫仓、清军厅等历史遗址复建提供史料支持，向年轻一代讲述运河沿岸苏州会馆、武林会馆的昔日风貌，以及运河通航时“船使八面风”的航运场景。

如今，刘洪山又牵头开启了一项重要工作——增订族谱。距离上一次修订族谱已过去整整 20 年，家族在各方面都有了不少新变化，他便主动扛起责任，与其他族人共同推进增订工作。目前，该项工作正处于前期材料准备阶段，预计 2026 年四五月份完成。

“老牛亦解韶光贵，不待扬鞭自奋蹄。”刘洪山常以这句诗自勉。从与文史不沾边的企业管理者，到深耕地方史学的爱好者，他为聊城留存下 67 万余字的珍贵历史资料，更结集出版《村溪文存》，让古城的文脉得以延续。如今，虽已年逾九旬、眼力听力大不如前，但提及聊城文史与正在推进的族谱增订工作，他依旧侃侃而谈。刘洪山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“老有所为”的真谛，更用赤子之心守护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脉。

用笔墨留存岁月记忆

——记聊城文史爱好者刘洪山

